

(上接第一版)

读书: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沧桑,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完整手稿得以幸存于世。这是郁达夫研究的大幸,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研究的大幸。请您谈谈这部手稿究竟是如何保存下来的?

陈子善:关于这部中篇小说手稿得以完整保存,郁达夫长孙郁峻峰先生在影印本的后记中说得比较清楚,我就转述一下:

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为何被保存在达夫故居,目前并无史料明证,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线索推断一二。首先,该书《题辞》明确记载:“1932年3月达夫上”,可以认定该书稿的完成时间。而正式出版单行本,则是在4月20日。其间,也即3月10日,郁达夫从上海出走,到富阳老宅住了约一个星期。因此,该书稿由郁达夫自己带回老宅并一直被其后人保存是一种可能。

其次,1965年春,有人从富阳街头的旧书刊中,偶然检出一册郁达夫的日记,买下后寄交了中国作家协会。同年8月30日,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刊登了其中的八则,1985年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三期予以整理发表,该日记现存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当时,郁天民正在浙江省高院工作,也正在与周艾文着手编辑《郁达夫诗词抄》。他听说这个消息以后,花费了很大精力在富阳城乡各处进行了收集,一批珍贵的文史资料得以幸存——据说,因为日本纸张又硬又挺,还被商家用来压在酒缸、咸菜缸的口子上,用来封口。但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的手稿在不在此列,不得而知。

为保存这部书稿,郁达夫后人花费了巨大心血。“文革”期间,达夫故居经历了长达七天的抄家,大门被勒令二十四小时不准关闭,家中满满八大车的书籍、字画,被拉到露天广场上,大多数被付之一炬,待“文革”后落实政策时,发还的被抄物资还不到小半车。现在保存的这批达夫日记、致孙荃信札、部分手稿等珍贵资料,是在第一次红卫兵抄家前,一位好心的居委会大妈提前通知消息,郁天民夫人将其藏匿在烟道中,半夜又偷偷起来,将其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,这才侥幸保存下来的。

读书: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是现存郁达夫小说稿保存最完好最完整的一部。您是怎样促成了手稿的出版?

陈子善:这部手稿从动议出版到正式面世,有一个很长的过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《郁达夫文集》时,我第一次听说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还在。四五年前,有一次我和郁峻峰交谈,郁峻峰提出,他作为郁达夫的后人,有责任推动郁达夫的研究。我和郁峻峰讨论了推进研究的很多途径,譬如重读郁达夫作品,引入新的研究方法,通过不一样的研究角度,发现以前被遮蔽的郁达夫的新价值。我也提到,我们可以举行各种相关的研讨会,吸引青年学者来进一步讨论郁达夫。此外,还可以有另一个途径,就是发掘新的史料,譬如推动郁达夫手稿的

出版。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鲁迅及其他重要现代作家手稿研究”课题组成员,一直关注作家手稿研究。最近我刚出版一本《全集补》,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版《郁达夫全集》漏收的郁达夫作品及书信作了结集,其中收入了郁达夫早年给他未婚妻孙荃的信,信的内容都是根据手迹收录的。

当时我问郁峻峰,还有没有郁达夫其它创作手稿?郁峻峰答:保存最完整、分量最重的,就是中篇小说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的手稿。我就问能不能影印出版,因为这样做对郁达夫研究是一个突破,也是投石问路。郁峻峰说他需要征求母亲同意。后来郁峻峰说他母亲同意拿出来,用影印的方式提供给郁达夫研究界,这个工作可以启动了。这是一个喜讯。当时正好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“聚

尊敬的映霞。五年间的热爱,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你那颗纯洁的心。一九三二年三月达夫上

不过,后一句又被作者全部划掉了。由此可知,这段题词原来有两句,但最后付梓时,郁达夫删去了后一句,仅保留了第一句。为什么要删去?有兴趣的研究者就可以探讨了。

手稿提供一个了解作家写作过程的重要门径。我们可以通过手稿来分析作家是怎么修改自己的作品,从而进一步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。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本从头至尾,几乎每一页都有修改,大部分用黑笔,偶尔用红笔的修改,或涂改,或删弃,或增补,包括大段的增补。有时一页修改有九、十处之多,还有一些页有不止一次修改的笔迹。郁达夫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认真细致、反复斟酌,由此可见一斑。品读手稿,



郁达夫

郁达夫中篇小说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

珍文化”刚刚印过一本梁思成的《中国雕塑史》手稿珍藏本,印得蛮好。我就介绍郁峻峰和中华书局余佐赞先生直接联系,后面具体洽谈的事我没有参与。去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一百二十周年,在富阳有一个纪念会,可惜手稿本和《全集补》这两本书都没能赶上这会。

读书: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本的刊印,对郁达夫研究可能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?

陈子善:在郁达夫小说创作史上,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。这是郁达夫继《沉沦》《迷羊》之后出版的第三部中篇。小说以1927年“四·一二事变”前后至“一·二八事变”为背景,以女学生郑秀岳的成长经历和情感纠葛为主线,描绘了她和冯世芬、李文卿三个青年女性的不同人生道路和她的悲惨结局。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小说已发表过,内容本身没有什么秘密。把这手稿跟小说定稿作一比对,除个别地方有出入之外,总体上基本一致。手稿基本上就是一个定稿。但手稿本的好处在于,它保存了作者修改的痕迹。

我当时翻阅这部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本,第一页就有个不小的发现。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初版本题词上印有:“谨以此书,献给我最亲爱,最尊敬的映霞。一九三二年三月达夫上”。但是手稿题词页明明写着:

谨以此书,献给我最亲爱,最

我们可以揣摩郁达夫怎样谋篇布局,怎样遣词造句,怎样交代时代背景,怎样描写风土人情,怎样设计人物对话,怎样塑造主人公形象,一言以蔽之,可以窥见郁达夫是怎么修改小说的。

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是郁达夫重要作品的手稿的完整呈现。据我所知,郁达夫有一篇早期小说《圆明园的秋夜》,曾经公布过一页手稿。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《郁达夫文集》时,经手了一些郁达夫作品的手稿,譬如中篇小说《迷羊》第二章第一页手稿等,这些作品的手稿我想现在应该都还在。

读书:有学者指出,这几年郁达夫研究整体比较低落。对此您怎么看?

陈子善:如果对某一位作家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平稳的现象,应该并不奇怪。但我认为郁达夫研究其实一直是在平稳中有推进,不是大起大落的那种。据我所知,现在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是不少。我主编的《现代中文学刊》就将刊发北大中文系吴晓东教授的论文,讨论郁达夫的散文作品。郁达夫在当时文坛影响很大。我认为郁达夫研究还有很多区域没有打开,很多材料值得深入,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分析研究讨论,包括对他小说的评价,如何在更完整的文学和时代背景下进行探讨。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以前有些评论家对这部作品感到很困惑,认为格调不高,消极面较大,

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抗日作品,女主人公最后是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。已经有不少论文认为要对该小说重新进行评价。

对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,郁达夫研究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领域。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手稿本成功出版后,可能今后还会出版郁达夫的其他手稿。因为郁氏后人手头还有很多手稿在。譬如郁达夫的信札、日记。其中,最有价值的是郁达夫的日记,数量一定不少。但考虑到日记里可能有一些敏感的内容,也许现在还不是公布的时候。郁峻峰先生设想将来成立一个郁达夫研究基金会,可能会分批整理出版郁达夫手稿。在郁达夫研究界看来,至少从史料层面上来讲,他的作品、未发表的日记、书信,应该都有可发掘的空间。即使是已发表的郁达夫作品,也有可发掘的空间,不然这



一点。你看他买的外文书多得了不得,真是国际视野。后来的作家在这一点上就越来越不如了。

读书: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。您是怎么开始研究郁达夫的?现在很多读者知道您,都是因为张爱玲,但实际上您的研究范围要广得多。

陈子善:我研究郁达夫,完全是凭自己兴趣,因为我觉得郁达夫很真率,他敢于暴露自己。从大的意义上来讲,郁达夫的所有作品也可看作是一部大的卢梭式的《忏悔录》。今天有人说他的文字没有节制,但我觉得读上去还是很舒服的。郁达夫不是不懂节制,他的旧体诗词就写得很含蓄。

郁达夫研究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类别。我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作家中,鲁迅当然是第一位的,是我研究的起步,然后就到了郁达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和王自立合作编《郁达夫文集》《郁达夫研究资料》《回忆郁达夫》,还编过郁达夫作品选及相关专题资料。接下来我研究周作人、徐志摩、梁实秋,然后才到张爱玲。我下功夫比较多的基本上就这五六个大家。当然,还有台静农、叶灵凤等,也编了不少书。

读书:您做研究以擅长发掘史料著称,这些年来,您几乎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抖出一个大包袱,给读者很多惊喜。常言道史料如海,淹没多少勤勉的学者。而您一直如鱼得水,成果不断,您是怎么练就这种嗅觉与敏感的呢?

陈子善:关于史料发掘,的确有很多乐趣和挑战。我们以前找资料,就是死办法,泡图书馆。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泡图书馆,但很多比我年轻的学者更多的是网上搜索。最重要的是要有敏感,要知道自己的兴奋点在哪。我和很多年轻学者的上网目的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上网是为了查某篇论文,我则是东看西看地泛泛浏览,并不是带着某种目的地去查,好比是上海人逛马路,事先并不知道店里卖什么商品,走到店门口,忽然发现这款时装适合我。我们现在查资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,预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。比如这本《全集补》里的很多郁达夫佚文,事先不可能想到在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材料中会有新发现。但你要学会联想。一看它是福建出的杂志,郁达夫在福建呆过,而且时间正好吻合,那么这杂志上就可能郁达夫的文章。这样的思路是应该要有的。敏感度是建立在对文学史的熟悉上的。也许有人会质疑,这些新发现的郁达夫作品并不是郁达夫的重要文章。但我认为,即便如此,它仍然对郁达夫研究产生作用和意义。也许你认为很普通,起不了什么作用,但说不定以后别人会认为它很有用,很重要。我对研究资料的态度,是尽量地打捞,在可能的情况下,打捞出来后还能阐述其意义价值。

发现新的史料,好比是一座宝山又打开一扇门,本来不得其门而入,现在,这扇门打开了,对我,对别人的研究,可能会有帮助。哪怕你只是揭开历史的一个角,都会让你很惊喜。